

## 池田大作对话思想的现代启示意义及其实践价值 ——“整体生命论”视域下的对话疗愈力问题论析

**摘要：**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40余年致力于文明间对话与交流活动，其对话主要围绕人类和平、环保、教育等主题展开，他倡导以“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展开对话，谋求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之法。池田大作先生的文明间对话思想和对话行动，是建立在大乘佛教“一念三千”的法华理念、日莲佛教“佛性互具”的实践与救世精神、创价学会对于“生命整体性”捍卫和追求的基础上的现代佛教思想实践活动。池田大作先生立足“整体生命论”视域下，对于“对话疗愈力”问题展开了深入剖析，强调了平等真诚的“内省式”对话具有保持现代人的身心和谐健康、弥合社会“分裂”与疏解“对立”问题的功效，体现出其作为宗教家、教育家对于当代社会问题、人类发展问题的关切，也为“池田对话”精神注入了现代活力和不息的生命力。

**关键词：**池田大作；对话思想；整体生命论；对话疗愈力

**作者：**陶金，哲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池田大作先生作为日本当代佛教团体的代表人物，日本最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的第三代会长，40余年致力于文明间对话与交流活动。他与多个国家、众多领域代表人物围绕人类和平、环保、教育等主题展开了对话，出版对话集70余部。池田大作先生强调“‘对话’是和平的武器，也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并着重强调“一对一、面对面”对话的重要性。究其对话思想的佛学渊源来说，兼具东方大乘佛教和当代日本新佛教思想特色，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池田对话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实践性。本文着重探讨池田大作先生立足于《法华经》“整体生命论”视域阐发的“对话”的疗愈力问题，考察其对于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乃至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疏离、误解与隔膜，日渐严重和多发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具有怎样的启发性与实践价值。

### 一、池田大作对话思想深蕴中的法华佛学理念

佛教天台宗以《法华经》作为宗经，亦是根本经。《法华经》被认为是佛说最高教义，也是对日本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佛教经典。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依《法华经》创立了自己的宗派。创价学会作为日本信仰日莲佛法的最大的现代佛教团体，《法华经》思想深蕴其佛理之中。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思想是对《法华经》佛学理念进行的具有现代意蕴的新阐释，其坚持40余年的对话活动也为日莲佛教之实践性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 1、“一佛乘”与“平等”的对话原则

大乘佛教的“一佛乘”思想是《法华经》中最知名的思想<sup>①</sup>，也是天台宗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一佛乘”思想出现在《法华经·方便品》第二中：

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深心所著，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舍利弗！如此皆为得一佛乘、一切种智故。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何况有三。……诸佛以方便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乘，唯一佛乘。”<sup>②</sup>

<sup>①</sup> 菅野博史：『法華經』と宗教間對話，『東洋學術研究』第四十五卷第一号，2006年，157頁。

<sup>②</sup> 《大正藏》，第33卷，第7页中、下。

所谓“一佛乘”，简言之是世间只有“佛乘”一乘之意。“以一佛乘故”，“无有余乘”，则进一步说明了只有“佛乘”这一种“乘”，强调众生只要能勤于修行佛法，都可以启动身心之佛性，进入“佛乘”，这样也就为“众生皆能成佛”找到了佛理依据。

池田大作将《法华经》的“一佛乘”思想以“对话”的形式加以阐释，强调“对话”的“平等性”、“开放性”与创造力。他认为，“只要是人，就不应有对象之分别。不要因意识形态、人种、民族而将人‘定型化’，给人造成某种‘限定性’，这样对话之路也就不会闭锁了。”<sup>①</sup>在此基础上，池田大作依据《法华经》“一念三千”之法理来阐释“对话”的意义，强调“人性”与“佛性”的涵化关系。他认为对话中隐含着人类文明的创造力，“人性”之中隐含的“佛性”通过“对话”的方式，在磨砺与激发中不断显现。如其与杜维明对话中所言，“大家要从每个人的身边开始，勇敢地把能够相互磨砺、互相提高‘慈悲’与‘智慧’的‘对话’和‘交流’推广开来。我相信，这种顽强的宝贵的精神斗争，正是创造新文明的原动力”<sup>②</sup>。

## 2、“方便教”与渐进性的对话方式

《法华经》除“一佛乘”思想外，还有对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的解释。《法华经·方便品》第二中有记述称，舍利弗三次劝请佛陀说法，佛陀欲说法时在场五千增上慢者退席<sup>③</sup>，佛陀并未制止，并言说未退席者皆为“纯有贞实”。在《法华经》前，佛为声闻、缘觉、菩萨三类修行者所说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三类法，其实为行“方便教”。由于人之智慧根机与悟性各异，佛对不同根基之人言说不同法，此法亦为真实。只要不断修行，终可达佛乘。此种“三乘方便、一乘真实”思想，中国佛教亦称“开三显一”。

池田大作在与不同国籍、不同信仰背景、不同领域的代表人士对谈过程中，并非直接陈述佛学见解，而是通常以情感沟通的方式围绕成长历程、家庭背景等人性化的内容开启对话，随着了解的加深与信任关系的建立，双方再进一步围绕社会现实难题沟通意见，阐明学术观点。“池田对话”通常以渐进方式进行，辅以平等宽容的态度促其深入，在文明对话中尝试践行“行方便教”之佛陀智慧。从其效果来看，遵循对象性、层次性<sup>④</sup>、渐进性原则，并非是对“平等性”对话原则的背离，而是为达成“平等宽容”、“彼此深化”之对话目的而必须进行的准备。

## 3、“三草二木”与尊重多样性的对话理念

《法华经》中，佛陀说法使用了火宅、穷子、药草等七个譬喻。“药草喻品”中有“三草二木，一雨普润”之说。“三草二木”，喻世间众生根机有别，丰富多样，而“一雨普润”则象征佛法普度众生之平等性，也隐含“一佛乘”之意。<sup>⑤</sup>譬喻众生各异，依自身特点和规律生长，相得益彰，佛法普度唯有一乘，众生对法理的受得亦千差万别。

池田大作在对话中，常引用“三草二木”的譬喻，并用“樱梅桃李”之转译来阐释，用以解说各大文明、宗教、乃至人与世间万物各自有其特色的法理。如同草木繁盛生长状态下盘根错节的根系，文明、宗教、国家、民族、组织、个人等代表着不同利益和身份，具有多

<sup>①</sup> N・ラダクリシュナン：《对话の達人 池田大作——衝突から対話へ》，栗原淑江訳，鳳書院，2006年，234頁。

<sup>②</sup> ドウ・ウェイミン、池田大作：『对话の文明——平和の希望哲学を語る』，第三文明社，2007年，186頁。

<sup>③</sup> 对五千增上慢人退席的举动，有“除去增上慢，才能接受《法华经》”的相关解说。参见菅野博史：《法华经》的现代意义，《哲学、宗教与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639-649页。

<sup>④</sup> 段德智：《试论宗教对话的层次性、基本中介与普遍模式——三论21世纪基督宗教的对话形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4期。

<sup>⑤</sup> 俞学明、向慧译注：《法华经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9月，第106页。

样性与关联性。池田认为，对话中需承认和尊重他者存在，并保持独特性与多样性，形成良性互动。充满多样性的文明、宗教与人之间，只有不断对话，才能互惠互利，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

#### 4、“常不轻菩萨”与虔敬礼赞的对话态度

《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中讲述了常不轻菩萨见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不同修行者，皆礼拜赞叹，遇到谩骂不解仍坚持修习之举：

我深敬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sup>①</sup>

“池田对话”中多次以常不轻菩萨为例阐明对话态度问题。池田认为，常不轻菩萨修习礼敬他人的菩萨行，虔心向佛、忍辱礼敬以化感众生。发扬谦敬礼让的对话精神与此同理，是对话得以展开的基础，也是作为对话参与者的一种自身修为。此外，池田大作还提到，“对话的目的并非是争论或者比个输赢，而是相互之间自由地谈论其信条、思想、意见，并促其升华，让对话过程成为第三方的人们如何抉择未来方向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这才是对话的价值和真髓所在”<sup>②</sup>。所谓“第三方”，即对话观摩者，可见池田不但主张对话是自修的过程，更强调对话是对他人具有启示性意义的行为。

此外，在现代文明对话尤其是宗教对话中，不接受他人意见的独白式对话屡见不鲜，甚至不乏拒绝对话的傲慢。关于对话方式，池田大作特别指出“当面性”的必要与“从众性”的隐患。所谓“当面性”，即池田倡导的“面对面”对话方式，“只有那种大家欢聚一堂、互相拍着肩膀进行的传统方式的交流才是真正的交流。”<sup>③</sup>因为“只有面对面的对话，才能摒除那些毫无意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疑虑，让人有安心和确信的 actual 感受。”<sup>④</sup>此外，多人数对话可能出现“从众性”问题，即“虽然人数众多的讨论，或许也存在其意义，但一旦讨论人数增多，一些真实的想法就会被隐藏，继而仅以驳倒对方的情绪取而代之，也就是讨论本身会转变为诡辩家们的跋扈。”<sup>⑤</sup>因此，“池田对话”通常以“一对一”、“面对面”形式展开，强调以人性化的交流方式来推进文明间、宗教间对话，亦是“池田对话”的鲜明特色之一。

## 二、“池田对话”行动对日莲佛教实践特色的彰显

### 1、日莲佛教思想的特色

在日本佛教众多宗派中，日莲宗是极具特色的代表性宗派。日莲佛教有 700 余年的悠久历史，在日本佛教派系中规模庞大、分支较多，对后世影响深远。日本新兴佛教团体很多出自日莲宗系，战后发展最为迅速、会员人数最多的新佛教团体就是创价学会。创价学会除信奉《法华经》外，还奉日莲文集《御书》为根本教典。“池田对话”中反复阐释日莲思想，

<sup>①</sup>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 6，《大正藏》第 9 册，50 页下。

<sup>②</sup> ヘンリー・A・キッシンジャー、池田大作：『「平和」と「人生」と「哲学」を語る』，潮出版社，1987 年，113 頁。

<sup>③</sup> ミハイル・S・グルバチョフ、池田大作：『二十世紀の精神の教訓』，東京：潮出版社，1996 年，『池田大作全集』105，聖教新聞社，330 頁。

<sup>④</sup> C・アイトマートフ、池田大作：『大いなる魂の詩（上下）』，読売新聞社，1991，『池田大作全集』15，聖教新聞社，275 頁。

<sup>⑤</sup> ヨハン・ガルトウング、池田大作：『平和への選択』，毎日新聞社，1995 年，『池田大作全集』104，聖教新聞社，105 頁。

并结合诸多时代问题挖掘新意。日莲佛学对池田大作对话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 (1) “现世为重”的净土观

日莲思想中有明显的强调现世为重的色彩。与净土宗等主张修来世极乐的“净土”观不同,日莲反对将“净土”与“秽土”区分对待,他独创“净秽不二”法门,强调“秽土”即“净土”,极力主张人们生活在现世之中,需充分尊重现世人生的生命价值,发扬大乘佛教菩萨行的精神,将充满苦难的现实娑婆世界建设成为乐土、净土,即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完成现实世界的佛国土化。

此外,日莲还于文应元年(1260)著成《立正安国论》,内容上以作为僧侣的主人与客人对话的形式展开,文中通过客人的描述来道出现实世界的苦难,由僧侣解答进而将对话的目的由“安国”引向“立正”,即以佛法护国,强调现实娑婆世界可凭信仰心和创造力去改变,将“秽土”改造为“净土”。“日莲的佛法最显著的特征是在佛教专注于精神世界的向度之外,开拓出了以佛教改造政治、以佛教改造社会的新向度”<sup>①</sup>。

### (2) “女身成佛”的女性观

女性可以“即身成佛”的“女人成佛论”是日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在古代日本,受传统的不净观影响,女性因有生产的“产秽”和月经的“血秽”被认为本身即不净。在中世日本,“镰仓新佛教”的各宗派代表人物大多对女性成佛避而不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莲却坚持女人成佛论,成为当时日本“在关于女性与佛教态度上最进步的”<sup>②</sup>一位。《法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中有龙女成佛<sup>③</sup>的表述,成为了日莲女人成佛论的经典依据。并且,日莲坚定主张只要虔诚皈依《法华经》,无论是女性、恶人还是二乘都能成佛。这种在女性的宗教拯救方面进行的大胆挑战,从中世日本的宗教和社会状况来说,这是一种超时代的宗教男女平等观<sup>④</sup>。

在日莲的宗教活动中,女性信徒非常多是其特色。日本关于日莲的先行研究中,学者桑名贯正做过日莲遗文书信的统计,其中给女性信徒回复的书信已超过三成<sup>⑤</sup>,可见日莲在教化女性信徒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且,日莲非常孝敬母亲,他以《法华经》龙女成佛为依凭坚定主张母亲可以成佛,在自己流放伊豆期间克服艰难险阻回到故乡为卧病的母亲诵经祈愿,据说使母亲寿命延长了四年。拯救女性信徒的志愿与对母亲的报恩之情,可以说是日莲“女人成佛论”在情感层面的出发点。

### (3) “上行菩萨”的实践观

《法华经》中,佛对来自他方国土的大菩萨言说佛灭度后将来自娑婆世界的六万恒河沙之多的大菩萨及眷属护持,弘通《法华经》,正如“从地踊出品”第十五中记述的,“佛说是时,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国土皆震裂。而于其中,有无量千万亿菩萨摩訶萨同时踊出”<sup>⑥</sup>日本学者菅野博史在其著作中谈到,地踊菩萨是主动放弃了享受其自身精进修行的良好果报,满怀对于众生的大慈悲心,自愿选择娑婆恶世来弘通《法华经》,救助世人的<sup>⑦</sup>。也就是说,“地踊菩萨”是具有鲜明的积极救世誓愿的菩萨。此外,《法华经》中还记载了关于“上行”等四位菩萨,“是菩萨众中有四导师:一名上行,二名无边行,三名净行,四名安立行。是四菩萨,于其众中最为上首唱导之师”<sup>⑧</sup>,这四位菩萨是地踊菩萨中的代表者与领导者,

<sup>①</sup> 张文良:《日本当代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sup>②</sup> 小栗纯子:《女人往生:从日本史来看对女人的拯救》,人文书院,1987年版,第122页。

<sup>③</sup>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4,《大正藏》第9册,35页下。

<sup>④</sup> 栗原淑江:《佛教史中的女性问题——以日莲的女人成佛论为中心》,黄成皎译,《大乘佛教的挑战》,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sup>⑤</sup> 桑名贯正:《日莲圣人的女性观》,《佛教与女性》,平乐寺书店,1991年版,第98页。

<sup>⑥</sup>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5,《大正藏》第9册,39页下。

<sup>⑦</sup> 菅野博史:『現代に生きる法華経』第三文明社出版,2009年,84-85页。

<sup>⑧</sup>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5,《大正藏》第9册,40页上。



在佛灭后的末法时期出现于世，代表如来弘扬一乘妙法。

日莲倡导佛法实践，也源于其自身作为“地踊菩萨”的自觉。上述四位菩萨，日莲称其为“如来使”，他在著作《与北条时宗书》中言，“日莲者法华经御使也”<sup>①</sup>，即是表达自己即上行菩萨的再诞。日莲还著有《开目抄》，用《法华经》劝持品中记述的佛陀授记大菩萨忍受各种苦难弘通佛法的事实向弟子说明自己即是法华经行者，并强调“日莲若不生此国，殆世尊为大妄语之人”。可以说，日莲佛教的现世救济与实践精神与日莲本人积极救世的强烈使命感密切相关。

## 2、池田大作对日莲思想的弘通与实践

日莲佛教继承了大乘佛教《法华经》传统，并对传统佛学理念进行了自我诠释与创新，具有现世性与实践性的双重特征。而池田大作推进的文明对话、宗教对话活动，又是对日莲佛教的一种弘通与实践。

首先，“池田对话”的出发点着眼于探讨解决现代问题的方法。他围绕和平、反战、人权、环境、教育、文化等主题与各界人士展开深入探讨，密切关注当今时局与动态，每年发表和平纪念倡言等，都具有“现世为重”的鲜明特征。池田对话观建立在宗祖日莲将“秽土”改造为“净土”的现世救济思想基础上，将传统的佛学理念运用到探讨现代问题解决策略的对话中，为日莲佛学注入了具有现代色彩的新意蕴。

其次，“池田对话”中表现出了对于女性群体的特别尊重。不但“池田对话”邀请多位女性对谈者做专题探讨，在与男性代表对谈时也反复谈及女权、家庭、教育等问题，对于女性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提出了诸如“女性是家庭中的太阳”、“21世纪是女性的世纪”、“女性具有对话潜质，是和平哲学的探路人”<sup>②</sup>等观点。池田对话强调女性特质，肯定女性价值，亦与日莲宗倡导“女人成佛论”、注重对女性信徒进行宗教拯救的传统密切相关。

最后，“池田对话”表现出积极救世的宗教实践特色。日莲的宗教实践表现为以地踊菩萨的自觉，广宣流布《法华经》和日莲救世主义，池田大作则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宗教活动家的饱满热情，积极投身于文明对话、宗教对话实践，与各界代表共同反思人类社会发 展难题，探讨解决方案。“池田对话”坚持了40余年，会谈总人数超过7000人<sup>③</sup>。“池田对话”虽是创价学会国际化进程的一部分，但池田大作对话态度之积极、对谈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内容现实性之强，都与传承日莲宗教救世实践精神紧密关联。

## 三、“整体生命论”——池田大作对《法华经》和日莲佛法的现代阐扬

### 1、《法华经》“十法界”论与“池田对话”的整体生命观

《法华经》有“四圣六凡十法界”之说，直指诸法实相，它指出，“一乘”就是佛乘，心法微妙不可思议，包括百界千如。若在在“凡夫”境界就是“六凡”，“六凡”指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亦称“六道”<sup>④</sup>。其中，地狱、畜生、饿鬼称三恶道<sup>⑤</sup>，或称三涂。阿修罗、人、天道称三善道<sup>⑥</sup>。若在“圣者”境界就是“四圣”，“四圣”指声闻、缘

<sup>①</sup> 日莲：《与北条时宗书》，《文录》，第429页。

<sup>②</sup> 池田大作、罗·马里诺夫：《哲学复兴的对话》，大连出版社，2013年，第244页。

<sup>③</sup> 东洋哲学研究所编：『池田大作 世界との対話 平和と共生の道を開く』日本：第三文明社，2010年，15頁。

<sup>④</sup> “六道”中若不含阿修罗道，则为五道，或五趣。

<sup>⑤</sup> “地狱道”指地狱受苦的众生。众生若造上品十恶及五逆重罪，则堕地狱。“十恶”即杀生、偷盗、邪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贪欲、嗔恚、邪见。十恶分上中下三品，谓欲作、正作、作已，此三时中心无悔者，名上品十恶罪，报应是堕落地狱。“饿鬼道”即孤贫潦倒受苦的鬼道。经常处于饥饿中，到处游行，求食不得。众生以贪嫉之心，欺诳于人，由此因缘，堕入饿鬼道。众生若造中品十恶业，则堕饿鬼道。“畜生道”即牛、羊、猪、马及一切虫、鱼、禽、兽等动物。众生若造下品十恶业，则堕畜生道。

<sup>⑥</sup> 佛教所言“阿修罗道”，属于非天道的一种大力鬼神。具有神通和威力，但没有道德水平，性情多嗔恚，统率夜叉、罗刹等，就是以阿修罗为首，故称阿修罗道。众生作下品十善即可生阿修罗道。“人道”即苦乐参半的人类世界。因人道苦乐参半，善于分辨事物的前因后果，易于知苦断集，明理去惑，转凡成圣，故《大智度论》卷四说，佛的三十二相要在人道中培植。众生要修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觉、菩萨、佛。“四圣六凡”合成“十法界”。此六道是迷界凡夫所住，故又称六凡。声闻、缘觉、菩萨、佛陀等四界是圣者所住，故称四圣界。四圣界即：一、佛法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境界。二、菩萨法界，为求无上菩提者，勤修六度万行的境界。三、缘觉法界，为入于涅槃，修十二因缘观的境界。四、声闻法界，为入于涅槃，依佛的声教，修四谛观法境界。上述的四圣六凡合称“十法界”。十法界再分，每一法界又有十界，各自相具，故共为百法界。此百界之每一法界各具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之十种事理(十如是)，故百界共有千如，即百界千如。此千如各有众生、国土、五阴三世间之别，则相乘而为三千世间，或叫做三千诸法，是一切法的总称。在我们日常的一念之中，三千诸法能够同时具足，这是天台宗的观法，叫“一念三千”。起染念就是凡夫境界，六凡法界；起净念就是圣者境界，四圣法界。为凡为圣，皆在一个念头之中。

人与人的对话，有凡夫境界的“染念”亦有圣者境界的“净念”。如何将个人小我之念融入家国情怀，心系人类命运、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整体观，这是“池田对话”追求的境界所在。池田大作先生在其对话实践中，通常基于对话者的个人成长历程开启对话，即是着眼于“小我”的生命成长与显现，进而逐步过渡到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与反思，对人类发展难题的关切与探讨，即是“小我”融入家、国、世界、宇宙整体生命之中的“整体生命观”的呈现。

## 2、日莲《诸法实相抄》与“池田对话”的使命观

首先，《诸法实相抄》与“池田对话”中对《法华经》的觉知与实践。宗祖日莲曾在《诸法实相抄》中对于“十如实相”之根本意义进行过阐释，他指出：“诸法实相之文是下自地狱，上至佛界，十界依正之当体，不遗一法，都是《妙法莲华经》之相的经文。”这其中的含义是言明了诸法实相，即千变万化的一切诸法都是《妙法莲华经》之实相，而宇宙整体即是妙法本身。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去自觉和实现这样的诸法实相，才能打开自由自在的大境界。而池田大作先生在其法华讲义和大量的对话活动中，都致力于广宣流布《法华经》，其深意亦是启发世人去觉知诸法实相，践行佛之本愿。

此外，宗祖日莲曾在《御书》中明确阐释说“‘十如是’中的‘本末究竟等’，说明由‘如是相’至‘如是报’的‘九如是’并非单是指地狱即等于地狱界，而是等于《妙法莲华经》的本来”，这就是将一切掌握为“《妙法莲华经》的本来”，就是“诸法实相”、佛的智慧。“南无妙法莲华经”是基于十界生命（诸法）而不断显现的宇宙根源的法（实相），悟得这根本妙法的就是佛。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法门是基于《法华经》之“十如实相”之佛理，其所言“一念”即是实相，而“三千”意喻着诸法。根据《法华经》“十如实相”之理，天台宗述说十界又各具十界（十界互具），百界又各具十如是（百界千如），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实相即“一念三千”。而日莲也曾明确说明：“‘一念三千’法门由《法华经》第一卷的‘十如是’所构成。”十界众生都具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十如是”。依佛说即是佛与众生拥有相同的生命，也就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本因。日莲所言“十界众生皆是诸法实相之佛”亦是源于此理。日莲对于“佛与众生拥有相同的生命”的强调以及其对于虔诚地勤行法华，将广宣流布付诸行动的召唤，其实也是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生命，这才能够成为诸法实相的佛，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

这也就为现实生活中各种实际的境遇与状态提供了启发性。地狱界即以地狱界、人界即以人界呈现其原原本本的状态，此皆为实相，亦是《妙法莲华经》之本体。具化到每个人的状态，其实就言明了人们无须到远方的极乐世界，也无需变成特别的人，痛苦时就以痛苦的状态，高兴时就以高兴的状态，虔诚地勤行法华，将广宣流布付诸行动，一定能够成为诸法实相的佛，能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日宽上人在《观心本尊抄文段》也明确阐明：“我们诚心唱奉‘南无妙法莲华经’的话，我们整个身体即是本尊。”这就昭示着一种使命感，从自

---

不饮酒)及中品十善即可生于人道。

行化他两方面勤勉修行《法华经》，这样就能够察知生命整体亦是佛之本尊，就能使自身的生命发放出妙法当体的光彩，涌现出本来佛的智慧，而实践慈悲行动的勇气和使命感亦源于此。而察知佛说真意，体悟佛之本怀，进而从生命整体性的视域中唤起自身的使命感的方式即是“对话”。

池田大作先生基于佛法“十界论”<sup>①</sup>所倡导和践行的“对话”本身，即是在与对谈人生智慧的交流与碰撞中，去共同体悟《法华经》“一念三千”和日莲佛法之法理，通过相互启发与思考来察知诸法之实象。池田大作先生在对谈中探讨和寻求的“共同”意识，强调和呼吁不同国别、文化区域的人们求同存异，其本质亦是“整体生命论”所诠释的“一体”性。

“同”为一体，“异”亦为一体，“同”与“异”皆是诸法之象，其本质如是唯“一”。“十界众生皆是诸法实相之佛”，通过“对话”的方式启迪世人明世间之法，亦是自身使命的完成。

“对话”是相互进行思想磨砺与激发的过程，也能够让自身的生命发放出妙法当体的光彩，相互涌现出本来佛的智慧，进而号召更多人加入和推进实践慈悲的行动。这也是“对话”中深蕴的佛性力量所在，更是佛教精神的现代启示意义所在。

#### 四、“池田对话”中深蕴的现代创价精神与“对话疗愈力”

如上所述，池田大作先生依据大乘佛教“十界论”、《法华经》“一念三千”的佛学理念，日莲“诸法实相”“佛性互具”理论，提出了基于生命整体性的对话理论。事实上，创价学会作为现代佛教团体，无论是牧口常三郎会长还是户田城圣会长，都在努力体悟佛之本怀，并将其中的“生命整体性”“同一性”理念注入现代“创价”精神之中。整体生命力量的“同一”与个体生命中的“佛性互具”，是现实社会中“创价”精神之源泉和基础能量，也是宗教团体、组织与社会和民众连结的前提。池田大作先生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宗教与社会融合发展的“整体生命论对话”，其本质也是对于《法华经》、日莲佛法的理论阐发，亦是创价精神的现代实践，<sup>②</sup>更是其法华信仰使命观的体现。而关于“对话疗愈力”问题，池田大作先生在与美国实践哲学家罗·马里诺夫的对谈<sup>③</sup>中，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 1、“拔苦与乐”的对话——基于词汇学与医学视角的整体性身心“疗愈”

在与马里诺夫的对谈中，池田先生提到了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日本1999年年度流行语的新词“癒し”，揭示了英语中对应的“heal（治疗）”一词，古英语中的“hal”有“整体的”“完全的”之意。“heal”一词，原本有“整体性完全性”“健全性”“健全、高洁”之意，“heal and hearty”也经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精神饱满而健康。

池田大作先生进一步从日语中“癒し”一词的“癒”字进行了阐释，治愈的“愈”字，由“疒”和“俞”字构成，其中“俞”字表示“用带把手的大手术刀扎破肿块，将脓液转移到托盘（舟）中”，也就是说，“愈”字的意思是消除痛苦，让病人恢复健康，恢复精神安定的状态。另外，“俞”字还有一种象形字的解释，即“中间挖空的独木舟”，而“愈”字则添加了心理层面的内涵，即表示“消除精神上的隔膜”，所以“愈”字整体的意思是“将疾病从体内祛除，如同将独木舟中间挖空一样”<sup>④</sup>。

可见，池田大作先生对于“疗愈”的解释是基于人的身体与心理整体性的健康，从词汇学、医疗心理学的角度展开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池田大作先生指出了佛法所言“慈悲”一词在深层含义上与“疗愈”一词互通，疗愈的过程本身即是佛法中的“拔苦（消除痛苦）”

<sup>①</sup> 池田大作、罗·马里诺夫，崔学森等译，《哲学复兴的对话》，大连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10页。

<sup>②</sup> 陶金：池田大作“人间论”对话思想中的东方佛学理念探源，《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1期，第41页。

<sup>③</sup> 池田大作、罗·马里诺夫，崔学森等译，《哲学复兴的对话》，大连出版社，2013年11月。

<sup>④</sup> 白川静：《字通》，平凡社。参见藤堂明保、加纳喜光编《学研新汉和大字典》，学习研究社。

“与乐（给予欢乐）”，从身心整体层面保持人的健康。而基于佛学“整体生命论”的对话的过程，即是对人的身心双重“拔苦与乐”的疗愈。

## 2、“激发”与“内省”的对话——生命潜能的挖掘与美好社会的构建

池田先生认为，首先，对话具有疗愈力，可以觉悟自己并理解对方，从而避免因沟通不畅而导致的割裂。对话的疗愈力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通过对话，对方叙述情感上的不满，能够客观地掌握自身的状况，促使他（她）表现自我；第二，对话可以提供对不满和境遇的其他解释，进行有建设性的再思考；第三，对话可以开辟出内省空间，把对方从容易产生情感痛苦和观念性的重负中解放出来。<sup>①</sup>这些都有助于疗愈和生命潜能的挖掘。通过“对话”人才成其为人。其次，对话具有社会实践价值。每个人各自都有治愈的能力，但是，要让这种能力发挥作用，有必要经常进行对话，以同苦之心、平等精神和开放的态度开展对话。在对话中，关爱他人、同情他人、尊敬对方的“协调能力”或“融合能力”得以显现，这正是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东西。对话可以将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连结，用慈悲的人性之爱，尊敬对方，感其所感，这样的对话才能让生命连结为一个整体。池田大作先生强调，对话将赋予人类的语言才能向着和谐、进取和尊重他人的目标而加以活用，这些因素都会促成“一体化”。通过对话可以沟通善心，加深相互理解，结成信赖关系。因此，人们应通过“一对一”的对话来推广“善心”，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进而构筑人类友谊与团结的光环。

## 3、兼具“生命力”与“疗愈力”的对话——破解对立、分裂的“病态社会”难题

在现代社会，人类科技发展与进步，给人们带来经济富裕和物质生活满足的同时，却引发了分裂与对立的“病态社会”问题。池田大作先生从整体生命论的立场，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救治”方法，他强调“治疗的力量”存在于自身的生命内部<sup>②</sup>，池田大作先生谈到：

错误的意识形态和偏颇的思想制造着人类的对立和分裂，只要不加以纠正，就无法从根本上治愈社会的“病痛”。<sup>③</sup>

“治疗”就是恢复“生命的整体性”，其“关键”在于如何将人自身的“生命力量”发挥出来。<sup>④</sup>

关于如何觉知自身“生命力量”，如何实现生命与社会的“整体性”和“一体性”的问题，池田大作先生指出，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其本质是割裂了三种关系，即：肉体与精神的关系、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广泛开展平等、内省式“对话”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即以平等尊敬的姿态去倾听、去理解对方，正如池田先生所言，“同苦”是治疗的起点，“慈爱”是治疗的基础，对话的基础是人性之爱。<sup>⑤</sup>“对话”蕴含着对于社会发展的人类关切，更深涵着激发人心互通的力量。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立足于生命整体性的视角，发挥自身的生命力量，以“对话”来超越、弥合被割裂和区隔的社会与人心，建立起互诉衷肠、互相勉励、互相弥补、互相守候的世界，将语言的能量、声音的能量升华，这对于弥合“病态社会”的“分裂”、“对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池田大作以诗意的比喻来形容对话，他谈到对话是“语言的舞蹈”“声音的动作”，对话是将赋予人类的语言才能向着和谐、进取和尊重他人的目标而加以活用的，这样的对话也促进了人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向着“一体化”发展。可见，池田大作先生对于从对话的本质出发，多角度诠释了在现代社会中对话“疗愈力”的功能，这也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在现代化、全球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广泛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池田大作先生的文明间对话思想和对谈行动，是建立在大乘佛教“一念三千”的法华理念、日本特色日莲佛教“佛性互具”的实践与救世精神、创价学会对于“生命整体性”捍卫和追求的基础上的现代佛教思想实践活动。东方大乘佛教特色的“整体生命论”思

<sup>①</sup> 池田大作、罗·马里诺夫，崔学森等译，《哲学复兴的对话》，大连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37页。

<sup>②</sup> 池田大作、罗·马里诺夫，崔学森等译，《哲学复兴的对话》，大连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13页。

<sup>③</sup> 池田大作、罗·马里诺夫，崔学森等译，《哲学复兴的对话》，大连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16页。

<sup>④</sup> 池田大作、罗·马里诺夫，崔学森等译，《哲学复兴的对话》，大连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09页。

<sup>⑤</sup> 池田大作、罗·马里诺夫，崔学森等译，《哲学复兴的对话》，大连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37页。

想是池田大作先生针对“对话疗愈力”问题展开分析的理论基础。池田大作先生强调了平等真诚的“内省式”对话具有保持现代人的身心和谐健康、弥合社会“分裂”与疏解“对立”问题的功效。他对于“对话本质”的剖析、“对话社会功能”的认同和对于“对话现代意义”的强调，体现出其作为宗教家、教育家对于当代社会问题、人类发展问题的关切，也为“池田对话”精神注入了现代活力和不息的生命力。